

# 红红火火过大年

一盏盏红红火火的灯笼，似一颗颗新鲜的小太阳，若一朵朵怒放的花儿，挂在大街小巷、楼房、院落，耀亮喜庆的年夜，耀亮中华民族传统而盛大的节日。

## 过年(五章)

·蔡同伟·

### 腊月

这是四季中人们情感最旺盛的日子。这个时候，身居异地的游子，总要把浓浓的思念，叠成燕翅放飞故乡；把亲切的问候、祝福，通过电“鸽”传给老家；抑或装满沉甸甸的孝敬与馈赠，揣着滚烫的亲情友情乡情，兴奋热切地踏上归乡之路，奔赴珍藏在季节深处的那个喜庆、团圆的日子。而故乡的亲人则早早地备好美味佳肴，掐着指头，盼望和等待着团聚的欢欣……

这是一年中农家难得闲暇却又闲不住的日子。时令虽冷，人们的情绪却十分高涨，心里热乎乎，专做开心的事。张家粉刷着清新，李家装修着气派，刘家赶做着时髦。迎亲的队伍雀跃出一路喧闹，戏迷们排演出满村欢乐，民间老艺人剪裁出富贵吉祥，乡村书法家挥毫写满希望与祝福，年糕馨香了腊月，炉火映红了腊月……

腊月是一串炙手可热、红红火火的红辣椒，腊月是一坛芳香四溢、味道可口的陈年老酒。

### 贴“福”

屋内有“福”，庭外有“福”，抬头见

“福”，出门见“福”，家家都贴“福”，满眼皆是“福”。大红的“福”字，耀亮雄鸡版图，耀亮新春佳节，耀亮传统风俗。

年年春节招贴“福”，祖祖辈辈祈盼福，可是福的真面目，总是不愿来显露。如今赶上好时代，百姓才切实得到福。

福连致富奔小康，福满华夏亿万家，福盈中华大门户，福在人们笑脸，福在生活里永驻……

### 除夕的灯笼

似一颗颗新鲜的小太阳，若一朵朵怒放的鲜花，一盏盏红红火火的灯笼，挂在大街小巷、楼房、院落，点亮喜庆的年夜，点亮中华民族传统而盛大的节日。

呵，精巧玲珑、千姿百态的灯笼，泼洒着五彩缤纷的光芒，映照着我们脸上灿烂的微笑，映照着我们黑宝石般晶亮的眼波，映照着我们祖国大地上繁花似锦的生活……

城市与乡村挂起被喜悦与憧憬点燃的灯笼，赶跑了黑暗与邪魔，昭示着吉利与祥和，焚烧严冬遗留的残

梦，抒发着人们心中的豪情、欢乐，给年夜增添了美丽而神秘的色彩和气氛，向阔步走来的新春致以热烈的祝贺！

### 年画

新春佳节，山村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张贴着一幅幅崭新、色彩斑斓的年画，张贴着一个千古流传的风俗。

年画闪耀着山乡日新月异的生活色彩，展现着山乡的瑰丽风光，诉说着山里人的故事与心愿，透出五谷丰登的气息，溢出富贵吉祥的氛围。

瞧，那幅《山村巨变》里的景致，不正是咱山乡的真实写照吗？《女农机手》里那位俊眉俊眼、英姿飒爽的姑娘不就是南街的二凤吗？那幅《人寿年丰》里鹤发童颜的老寿星，几乎与北村的老茂爷爷一模一样。《鲤鱼跳龙门》里甩动红鳍的一对鲤鱼，莫不是从铁柱承包的鱼塘里跳上年画的？《姐弟乐》里虎头虎脑的胖娃娃，多像王奶奶怀里的孙子……

一幅幅年画活灵活现地展示着山里人的生活，山里人的生活定格成一幅

幅年画。

### 正月

从沁人心脾的年糕香味中走来，从一句句热乎乎亲切问候声中走来，走向乡亲的日子，走向乡亲的生活。哦，热烈、祥和、文明的正月，开眼、开怀、开心的正月，崛起的乡村，到处涌动着欢腾的浪潮，到处洋溢着热闹的气氛，到处展现着瑰丽的色彩。

乡亲以各种方式，尽情享受这个日子的欢乐、甜蜜。擂动牛皮鼓，擂响乡村振兴的铿锵誓言，擂起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磅礴气势；扭起大秧歌，扭出欢快激昂的旋律，扭出丰收的喜悦与豪情……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文艺节目，感染着人们的情绪，把正月酿得红红火火、沸沸扬扬。

每个人的脸上都盛开着甜美的微笑，每个人的心中都鼓荡着和煦的春风，每个人的心田都萌动着彩色的憧憬……呵，正月是一部线装古书，一幅传统风俗画，流传于民间，每年这个时候，乡亲都要拿出来阅读、欣赏，从中品味出舒心惬意、振奋人心的感受……

## 豆腐飘来年味香

·漆艳林·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豆腐可谓新年里的招牌菜，飘来浓浓年味香。迎新年的习俗里，家家户户都会忙着推磨做豆腐，我家也不例外。

现在日子好了，我有时候会嫌做豆腐繁琐，就对奶奶说：“街上臭豆腐、乳豆腐、新鲜豆腐、豆腐应有尽有，能买到，何必费功夫做豆腐？”奶奶笑眯眯地说：“不行，自己做豆腐过年才心诚，新年里的福气就会像滔滔江水一般滚滚而来。”

冬日的阳光洒下来，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奶奶提着水桶跟瓜瓢，慢条斯理走到院子一隅的石磨旁。阳光投射，树影婆娑，石磨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旁边的石榴树慵懒地打着盹，风一吹，便打着哈欠伸懒腰一般，晃动着身姿，像是为迎接春节提前热身准备开场节目。奶奶拿着刷子仔细刷着石磨，生怕哪里没刷干净，留下灰尘。水裹挟着每一条纹路里的灰尘一涌而下，仿佛把沉淀在石磨上的岁月一并清理干净了。

我把一盆泡过水的黄豆放在了石磨上，胀鼓鼓的黄豆像可爱的胖娃娃，躺在盆里东倒西歪。这时，奶奶

撸起袖子准备推磨。我赶紧上前说：“这活怎么能八十岁的老太太来呢，我来、我来。”奶奶朝我抿嘴笑。

我舀起一勺混合着少量水的黄豆倒进石磨孔里，接着便开始推磨。我推着石磨走了一圈又一圈，感觉把岁月都拿来细细磨了一遍，顿感光滑又细腻。推了几圈后，如“溅珠磨雪湿霏霏，炼作琼浆起素衣”一般，奶白色的琼浆沿着石磨沟流到桶里。都说慢工出细活，推磨可急不得，不然精华出不来。

推磨的时候，我便听奶奶讲她小时候过年的故事。奶奶说：“那时候听说要做豆腐，小孩争着抢着来推磨。”奶奶的话语间，流露出儿时过年的幸福，脸上洋溢着笑容。时光如梭，光阴似箭。我感叹八十年的光阴流逝好快，像是一瞬间，故事里的小孩如今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还和我谈笑风生。

终于，一桶黄豆浆好了，奶奶拿来白色的纱布和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将纱布的四个角分别系在十字架上然后将十字架中间的绳子系在房梁上，再用瓜瓢将桶里的琼浆舀起倒入纱布内。奶奶就像哄着一个顽皮小孩

般循着方向，慢慢晃着十字架。纯白的黄豆浆从纱布底浸出来流入盆里，纱布内只剩一坨圆滚滚的黄豆渣，看起来虎头虎脑。如此反复，直到将黄豆渣过滤干净了，再放置一边。

黄豆浆就是做豆腐的原料，有了它，做豆腐繁琐的工序才真正开始。我把大铁锅洗干净，把盆里俏皮的黄豆浆一股脑儿倒入铁锅中。我开始烧火，以文火熬制豆浆。奶奶站在灶台边，拿着锅铲顺时针搅拌着豆浆，豆浆一浪接一浪，前浪被拍在了铁锅上。搅拌啊，直到豆浆上漂浮着白色泡沫，奶奶便拿着勺子把泡沫都舀走，只剩精华。

都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奶奶拿出一点卤水，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奶奶左手拿着锅铲继续搅拌着豆浆，右手一点点放卤水。慢慢地，豆浆内出现了点点豆花，然后豆花不断增多，豆浆的颜色趋于清水。半小时后，我将柴火熄灭，等锅内静置十分钟后，再把水与豆花分离。

此时，奶奶不慌不忙地拿出做豆腐的木头方块模具，将白色的纱布放在模具里摊开，一勺勺从锅里舀起豆

花倒入模具中。装满后，将表面的豆花铺平整，再盖上纱布，用重物压三十分钟。等从模具出来，豆花变了模样换了装，一块块可爱喜人，弹力十足的豆腐就做好了。

奶奶急着要展示自己的厨艺。奶奶边炒豆腐边说，豆腐谐音“都福”“都富”，蕴含着福气安康、生活富裕的寓意。锅里剩下的豆花，被奶奶做成了豆腐脑，把调好的调料倒入豆腐脑。豆腐脑爽滑劲道，麻辣鲜香。

我终于明白奶奶为什么要亲自做豆腐了，原来做豆腐是为了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祝福一家人和和美，来年生活节节高，家人平安喜乐。

奶奶忙活一阵，一桌豆腐宴齐了。奶奶笑着说：“聚财福合、豆腐丸子、书香豆腐、福气豆腐，豆腐脑上齐了，大家开动吧。”年味从这一桌豆腐宴开始，就越来越浓，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

而后豆腐会以压轴菜的身份，出现在除夕的年夜饭桌上，豆腐无论以何种菜肴形式出现，都带着满满的祝福，送到每个人的心里。

豆腐飘来年味香，亲情在年里传递，在幸福中发芽，在相聚中成长……

## 与春风一起回家

·杨丽丽·

时间的脚步  
叩醒尘封的思念  
远方的游子收起行囊  
带着幸福和甜蜜  
带着春风的一缕诗意  
向着故乡的土地一寸一寸靠近

回家，是每个游子的期盼  
在梦里  
在酒杯里  
在掰着指头数归期的日子里  
在那一张张薄薄的车票里

像候鸟，像落叶，像箭簇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从高山到平原  
从城市到乡村  
疾驰的列车满载轻松和快乐

漂泊的风筝  
从未停止对故乡篱笆的牵挂  
回归的脚步  
一声声问候  
湿润了孩子与老人的眼睛  
以及日复一日缠绕村庄的炊烟

无数的鸟儿  
扇动着岁末的翅膀  
在春风中飞行  
一张张返程车票  
拉近了乡愁的距离  
山水如新，岁月渐丰  
笑意荡漾在回家的旅途

新年，是航船避风的港湾  
是泥泞小路上  
熙熙攘攘的脚步  
以及一张张激动的笑脸

新年，回家吧！  
卸下一身的疲惫  
依偎着孩子与老人灿烂的笑脸  
在暖暖亲情里，在声声祝福里  
一起迎接新年盛大的钟声

## 记忆中的年味

·安宇影·

记忆中的冬天，是丰美而充满欣喜的。

一进入腊月，家家户户开始切红薯、下粉条，麦场上，大路两边，到处挂满了一缕缕的粉条，再结一层冰，晶莹剔透，煞是好看。屋檐下挂着一串红彤彤的辣椒，远望去像一串红灯笼，在冰天雪地间显得格外鲜艳。

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包饺子，大年初一磕头拜年哩！

临近春节这几天，我们基本上没有正式吃过饭，父母一大早起来就张罗着蒸馒头、炸丸子、煮肉，平时不怎么下厨的父亲也会系上围裙，洗洗刷刷，杀鸡，宰鱼，切肉，家里充满了富足和喜庆的气氛。我们小孩子跑来跑去，饿了就捏点东西吃。刚出锅的包子我能一口气吃好几个，刚煮好的肉更是我们的最爱，母亲总是会挑几根很标致的肋骨给我们吃。那种鲜嫩咸香的滋味，竟是好多年不曾尝到了。

到了大年三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要一次包出好几顿的，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不兴干活，只吃现成的饭。

这几天，最忙的人就是母亲，她不仅要去做各种吃食，还要给一家人做衣服、鞋子。每年刚入冬，母亲就给每人做一双棉鞋，到了春节时，已经穿旧了，每人再添一双单鞋。往往到了大年二十几了，新鞋子还没做好。母亲白天在厨房里忙，晚上还要做针线活。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着背，“刺啦刺啦”地穿针引线，粗糙的麻线把母亲的手勒出了一道道血痕，时至今日，每逢冬天依然会裂出一个个血口子。彼时，母亲还年轻，手脚麻利，做出的鞋子大小合适，模样端正，黑色的条绒鞋面美观大方，往往引来别人的艳羡。

忙乎了多日，终于盼到了大年初一。大家都早早地起床，母亲已煮好了饺子。吃完饺子，我们先给父母磕头，领了压岁钱，再装上一兜的糖果零食，兴高采烈地去给奶奶拜年。奶奶家里早已挤满了人，叔叔婶婶、堂弟堂妹，还有本家的叔伯大爷婶娘们，都来给奶奶拜年。奶奶的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上一尘不染。她穿着崭新的蓝布棉袄，笑容可掬地一一给孩子们发压岁钱、撒糖果。

奶奶最疼我，一个春节中会给我发好几次压岁钱。那时候奶奶的身体多硬朗啊，吃的穿的，样样都弄得有条有理，干净体面。而如今，奶奶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想起昔日种种欢乐的情景，恍如昨日，怎不让人黯然落泪？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我们在一个个春节中长大，像离巢的鸟儿，离开了父母的怀抱，而父母却一年年老去，如老燕一般守着空巢，望眼欲穿。每年春节，我只能在初二的时候回家看望双亲，于春节前的种种忙事，却是再也体会不到了。多么想回到少年时代，回到那个清寒冬天的早晨，在弥漫着新年气息的院子里，细细品味那份浓浓的年味。